

细述八年移民长路：酸甜苦辣移民梦

出国之前，我在福建一家报社当记者，颇受报社领导器重。因为先生在国外，为了家庭的圆满幸福，已而立之年的我不得不放弃自己热爱的事业移居国外。来国外8年多的酸甜苦辣，不是国内亲朋好友能够想象得到的。

“别浪费时间和布料了！”

笔杆子也会被扫地出门

有人这样形容来国外的感受：出国前“豪言壮语”——想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下了飞机“哑口无语”——见了老外说不出英语，过了半年“自言自语”——“我这是怎么啦？何苦到国外来受洋罪？”而我出国8年有余的经历和感慨，可以用“千言万语”来表达。

初到国外，我就急着想找份工作。由于没有工卡，加上我没有什么特长，雇主们一听就不愿意往下谈。好不容易找了份老本行的活儿——在一家中国人办的小报社当记者，试用20天，老板只给了我210美元，远远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后来有了工卡，要找份如意的工

作也难。到服务行业面试，老板首先问三句话：“有在国外的工作经验吗？”“英语流利吗？”“会广东话吗？”我一听就知道自己不够格。朋友介绍我到一家仓库去做清点、搬运物品的工作，这是用不着说英语的体力活儿，可3天下来，我腰酸背疼，只好放弃。

我想去当车衣工，因为这个工种没有语言要求，又适合女性。有位老板同意我去试工。之前我从未用过电动缝纫机，心想它的原理应该与脚踏的差不多吧。可当我坐下来操作的时候，才发现根本不是一回事——机器似乎不听我的指挥，手中的布匹沿着针道飞奔而去。老板让我车一英寸，我却车了十多英寸，老板见了叫我马上下岗。我哀求道：“给我半个小时，我一定能学会。”他听了大吼起来：“我这里不培训人，别浪费时间和布料了！”

当我被“扫地出门”后顶着炎炎烈日走在马路上时，心里懊恼极了：我堂堂一个记者，在中国有地位也有名誉，何苦到这个陌生的国家来受罪？！

“你是否介意经常加班？”

首份称心工作这样得来

那天就想订机票回国算了。先生好言相劝：“你应该先学好英文，学学电脑等技能，然后才可能找到合适的工作。”说实话，我也不甘心就这么打道回府，我对国外还一无所知呢！转念一想，那么多人都能在国外立足，难道我就不行？

接下来的半年，我集中精力学英语和电脑，想将来从事文秘工作。由于担心自己的英文不过关，一直都在中国人的圈子里找工作。有位面试我的老板居然当面损我：“你的英文差远了，还想当文秘？！”

有一天，我和先生上街，见到一家老美开的职业介绍所，先生劝我进去看看。我连忙摇头，他便鼓励我说：“试试无妨嘛！”我还是不愿意，结果他一个人进去，帮我填了张表格。一个星期后，中介打电话来说有家珠宝公司想面试我。我听说老美的公司，直打退堂鼓，后来在中介的鼓励下才勉强去了。

面试我的是位外国人。他询问了

我受教育的情况，让我当场制作了一份生产统计报表。最后他问我：“你是否介意经常加班？”我爽快地回答：“不介意。”我觉得这回应该有戏了，但考虑到自己的英文水平，还是没有十分的把握。于是，我忍不住问他：“我英语说得不流利，你们不介意吧？”老美笑着说：“你才来国外一年，英语能说到这个程度，说明你很聪明。如果我到中国一年，肯定学不了这么多。”我想就算他们不录用我，也会说这种鼓励我的话。

由于这家公司正处于销售旺季，我的前任突然辞职，他们急着要人，便“降格以求”，决定先试用我3个月。我珍惜这难得的工作机会，尽职尽责地完成每一项任务，周末加班也不计较，工作越来越得心应手。结果我在这家公司一呆就是3年。

“移民梦”是近还是远？

实现价值活得开心就好

如今，我觉得自己完全换了一个人，好像又活了一辈子，许多原先在国内时做梦都想不到的事实实现了——我在国外获得了硕士学位，和老

美一起上班，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打交道，学会了开车，尝试着用国外方式教育我的子女……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实现了“移民梦”。但我觉得作为第一代移民立足不易，我会尽自己的努力去奋斗，但也许永远也不可能找回我在国内时的成就感。真正能够融入国外社会并享受国外好处的将是我儿女这一代。

现在，在家里，我和即将上大学的儿子之间的对话方式是：我主讲中文，他主讲英文。他津津乐道于国外的“脱口秀”，却不完全明白中国相声为何那么好笑，需要我加以解释；而我看“脱口秀”也需要向他请教。

总起来看，国外有许多国内同胞想象不到的优点，也有不少国人意料不到的缺憾和不足。我在外折腾了这么多年，也只感觉基本适应而已，还有许多方面需要继续努力奋斗。现在在国内发展很快很好，令这里的人很羡慕。我想，一个人不论在哪个国度或地方，只要能实现自己的价值，活得开心，就算呆对地方了。

一位中科院院士与妻子的恩怨情仇

婚姻的真谛：经营还是信任？

最艰苦的几年后，段的科研越来越出色，曹女士终于在国外念完学位，找了收入不菲的工作，孩子接来了，和段的感情不错，当一切都慢慢好起来的时候，曹女士却发现段有外遇。刚开始是在电话里听到只言片语，曹女士的怀疑遭到段的矢口否认，“他一向思维严密，没有确凿证据的时候，我甚至辩不过他”。后来面对确凿的证据，段说：“这些女人都是图钱，不当真的”。所以当曹女士发现段在国内居然有私生女的时候，如受重击，“从心底觉得冰凉”，原来即使在面对证据的时候，他都没有停止过欺骗。

当我问到曹女士对二十多年婚姻里作过的决定是否后悔，她说，“很少后悔，因为我相信婚姻就该是两个人坦诚相对，不做隐瞒，不加欺骗”。在我比较真性情的年代里，我一定会为这个答案拍手称好，国外的婚姻咨询师不是也常说，婚姻里从来没有输赢，只有双赢或者双输。可是人到中年，逐渐明白在婚姻里信任就像是一场赌博，换来的如果不是同样的爱和信任，几乎就是全盘皆输，这种时候，赔进去的不仅是青春和爱情，还有当年坚定美好的信念。投入越多，伤害可能越大，更重要的是，如何能面对当初那个义无反顾的自己？在比较不浪漫而充满世俗智慧的红楼梦后四十回里，林妹妹谈到王熙凤处理情敌时的手段说家务事“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也常听人说，婚姻就是战场，需要经营和策略。可是曹女士的信念比我更坚定，“人只能往前看，不能往后看，任何时候，没有人有理由不坚强”。

留守，牺牲还是妥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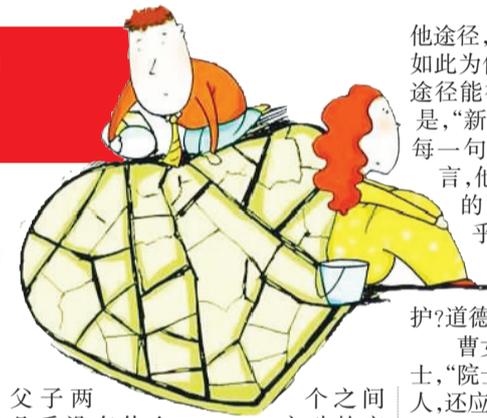
海归或海不归？如何归？是海外老中青三代知识分子永恒不变的话题。曹女士一家因海归而遭遇的巨变，只不过是冰山的一角。对于段先生本人，作为一个很有上进心并具备上进能力的科研工作者，海归似乎是个最明智不过的选择。四十岁到五十岁之间正是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国外能提供的资源，人脉，资金，已然用得差不

多，一步步走上来，玻璃屋顶触手可及，相比在国外游走于主流边缘，埋头在实验室的单调寂寞，回国后的名利双收的情形，简直好比鲜花着锦，烈火烹油，寻常人很难拒绝。就连另一半，大概也不愿意充当伴侣更上一层楼的绊脚石。“我认为男人该以事业为重，回国对他的事业来讲是很重要的”，曹女士说。

然而对于这个年龄的人的家庭来说，回国是件极为尴尬的事。孩子正面临着升大学的巨大压力，要是再小几岁，还来得及回国恶补数学中文，要是再大几岁，彻底独立了，父母的搬迁不至于对孩子的生活造成多大影响。作为配偶，留也不是跟也不是。若是跟了回去，势必打断孩子的正常成长，多年苦苦奋斗而实现的国外梦，眼看也要成泡影。“他回去的收入其实不高，我这边的工作还得维持”，曹女士谈到当初留守的决定时苦涩的说。如果选择留下，个中艰辛，更是一言难尽。“我一个人在国外带着孩子，上班，家里家外都是我打理，朋友都说我能干，可是再能干的人，也希望身边能有个人作伴商量……他很少主动打电话回来，更少过问生活上的事，哪怕有麻烦烦跟他，他也说，隔了这么远，反正也帮不上什么忙”。

因为留守而忍受的孤独辛苦，远没有段先生和儿子之间的疏离给曹女士带来的伤痛揪心。“孩子小的时候他们很亲近，大了以后，他对孩子的要求很高，控制得很严，一点点违背他的意愿，就会遭到呵斥”。青春期的孩子和父母的关系本来就就好比头发丝一般脆弱，段先生严厉多于慈爱，再加上长期远隔两地，父子之间越来越僵。某年儿子休暑假，正好段先生也回美，曹女士亲自下厨作了三十多道菜宴请宾客，希望父子之间的关系能借此改善，结果父子见面没几句，段又开始教训孩子，很快就吹不欢而散了，孩子整个暑假都在同学家过，没再回家，孩子说这是他过得最糟糕的一个暑假。

说起孩子，曹女士眼神里都是温柔，尽管每个母亲眼里的孩子都是完美的，客观地讲，在这场风波中，一直是曹女士的儿子陪伴安慰母亲，至少也算个懂事的年轻人。曹女士说“他们



父子两个之间几乎没有什么主动的交流，他打电话来，我催着儿子跟他说话，说不了几句就僵了”。然而当曹女士发现段有私生女后，浏览段电子邮件，短短几秒，就发现他若干封写给女儿以“爸爸想你”为标题的邮件，这样的对比，大概每个母亲都会为自己的孩子鸣不平，因而痛彻心扉吧。

曹女士说段先生从来最讨厌“为家庭牺牲”一说，他不认为任何一方作了任何牺牲。诚然，也许婚姻就意味着妥协，忍无可忍，从头再忍，无论男女皆如是。然而作为妥协的一方，假如结果注定是留守的寂寞，独自承担生活的重担，婚姻的裂痕，面对孩子的失望，那所作的妥协，是否还值得？曹女士的遭遇提供的不过是警醒，然而归还是留，孩子还是先生，似乎仍然是个永远难解的命题。

没有硝烟的战场，谁是赢家？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互联网变得像个战场，一句话，一个帖子，一篇微博都能掀起轩然大波。从天堂到地狱，昨日座上客，今天阶下囚，似乎就是一夜之间的功夫。曹女士曝光家事的帖子，点击率瞬息过万，海内外纷纷哗然。事情过去已经一个多月，网络上的看客们在别人的家务事中窥探了个饱，有人作警世恒言，有人幸灾乐祸，有人插科打诨，有人打酱油作壁上观，热闹过后，满意的散去。而曹女士在采访中，说到伤心处，仍然几度落泪。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到底谁输谁赢？有哪些结果是曹女士当初预料之中的，有哪些是预料之外的？

曹女士说，“我做这一切不只是为我个人讨回公道。现在中国社会风气太糟糕，笑贫不笑娼，这样下去，已经没有任何道德底线可言了”。也许有点危言耸听，但是北美最大华人学者留学生网站上的确曾有人发布过回国风流指南，至于炫耀国内如何美女如云，青春少女如何投怀送抱的帖子更是不胜枚举。曹女士在国内学法律出身，我问道她有没有试过网络曝光以外的其

他途径，她说“当领导都只能以大环境如此为借口替段辩护，还有什么别的途径能行得通？”出乎曹女士意料的是，“新浪关闭了我的博客。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实情，并不是散布谣言，他们关闭我的博客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在信息传送和发布几乎不受任何限制的时代，个人隐私的到底有多重要？能够

并应该受到多大程度的保护？道德底线和个人隐私，孰轻孰重？曹女士要求段终止申请中科院院士，“院士是应该不仅是学术上的领头人，还应该是道德上的楷模”。在红旗下长大的人，难免会以“又红又专”来做标杆。可是毕加索是恶棍，凡高是疯子，就连科学家里，爱因斯坦的私生活亦相当混乱，充满了不堪的桃色新闻。道德水准与科研水平，是不是必须放在天平的两头？然而就连道德，谁来做公正的裁判者？今天“礼崩乐坏”的中国，谁来为弱者主张正义？谁来维护这个社会可怜的道德底线？从这个角度来说，曹女士的家务事，留给我们的思索将是无穷无尽的。

到哪里结束？

采访结束，曹女士礼貌的送我们出门，门外花园里的玫瑰开得正好，香气馥郁。已经九月份了，国外劳动节周末一过，标志着夏天的结束，但是南加州四季如春，玫瑰常年盛开。我从车上回头看，段家慢慢隐没在小区里鳞比节比的小楼中。本来这么一个普通的家，该有多少幸福温暖的过去和将来，然而段先生现在正在北京接受调查，与妻儿已经很长时间不通音信了。所谓的家，只住着曹女士一个人。我们不知道，在加州，在国外，在海外，还有多少普通的，原本应该幸福，温暖的华人家庭，遭遇或者面临着和曹女士一家同样的动荡，伤害和破裂。

久居海外的华人，大概最难熬的不仅仅是读学位，寻身份，找工作，为生机颠簸流离，还有离群索居的寂寞。也许不管在哪里，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但是在陌生的国家和文化里面，孤岛之间的相互守望显得格外艰难。曹女士送我们出来的时候提到，因为和她有类似经历，有几个网友正和她密切联络，寻求过来人的建议和支持。希望不久的将来，海外华人社会的网络更强更大更紧密，当我们需要倾听的时候，能找到一双好耳朵；当我们需要扶持的时候，身旁有温暖的手臂；当我们踌躇迷茫的时候，有人为我们搭起一座“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希望到那个时候，家能回归成一个温暖，充满信任，不设防的地方。